

李泽厚： 把哲学归还给生活，归还给常人（三）



49岁的李泽厚（1979年于北京十渡）

费正清在晚年著作《伟大的中国革命（1800-1985）》中说，他不是写博士论文，罗列参考书目，说这不适宜专家，也无益于一般读者，说越宽广的著作越少精确性等等。我经常引费正清的这句话。我现在也不是做博士论文，所以我就不要引用那么多的文献、书籍作注了，也不用守那么多的学术规范了。这句话给了我很好的借口。（当然，年轻人还是要严格一点）文章主要是要真正有自己的东西，要么你有新材料，要么你有新见解，学术规范是第二位的。我不是写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的时候了，我已年老力衰，旁征博引写严格的学术文章是做不动了，只能做这种聊天式的对话。

马：您追求的哲学风貌是什么？

李：我宁愿自己更“过时”、更“古典”一点，希望能学当年英美哲学的清晰明畅而无其繁细琐碎，能学德国哲学的深度力量而无其晦涩艰难，我以为这才是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承扬，很难做到，心向往之。

马：美学家、哲学

家、思想家，您最看重哪个“家”？

李：“思想者”（thinker）。我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。海氏说哲学已经专业化了，我愿意做思想者。美学家是不成立的，我最讨厌别人叫我美学家。

王、陈、钱三大家

马：我看过一篇文章，有人问沈从文先生：“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，您看过没有？”沈答：“看过，涉及文物方面，他看到的东西太少。如果他有兴趣，我倒可以带他去看许多实物。”

李：这涉及如何在文章中运用材料的问题。我讲有两种方法：一种是“孤本秘籍法”，这个好理解；还有一种是“点石成金法”，就是对普通材料、大路货，也不多，但能讲出另外的东西来。有人说《历程》引的材料都是大路货，我当时是自觉这样做的，我就是引用大家非常熟悉的诗词、图片、材料，不去引那些大家不熟悉的，就是要在常见的熟识的材料中，讲出一些新道道，这会让人觉得更亲

切，有种“点石成金”的效果。

马：能够做到“点石成金”，在大家习焉不察的地方，发现并讲出新东西，那才证明眼光胜人一筹。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。

李：陈寅恪治史，所用材料也是不多的。他材料看得极多极熟，但用的时候，只把关键的几条一摆，就定案。他主要是有insight，有见识和史识。他的书常常并不厚，如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。你看看里面的材料和观点，眼光非常锐利，洞察力极强，抓住史实，寥寥数语，就把问题说清楚了。此外，他似乎随意讲的几句话，也并未论证，却极有见识，极有分量，抵得上一篇文章或一本书。例如他说到秦朝那一套是从孔夫子那里来的，我经常引他这句话，其实他这句话只是提到一下而已，并未论证，但极有分量，与传统说法根本不同。又如陈讲儒家的长处在于伦常制度，而不在学说思想等等，也没去论证，但这片言只语的洞见我以为抵得上好些书。比起郭沫若、侯外庐硬套公式，更接近唯物史观。

陈的《柳如是别传》被捧得极高，但说实话，价值不大。《柳如是别传》有反抗现政权的思想，但那本书并不成功。陈的史识极高，有如王国维。王国维一篇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，抵得上多少本书啊，太了不起！七十年代末我写过

一篇谈梁启超与王国维的文章，我就讲，王国维在中国历史的某些问题上取得了创造性的重大成果，大不同于乾嘉考据，也不同于章太炎，他有一种新眼光和新看法。章太炎不相信甲骨文，太迟钝了。但当时王国维是被排斥的。

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钱锺书，是今天人们羨称的三大家，我以为，论读书多、资料多，恐王不如陈，陈不如钱；但论学术业绩，恐恰好相反。

马：说到这“三大家”，对王、陈二位您评价都很高，特别是王国维，但对钱锺书先生却似乎评价不是那么高。不过我发现也有不少学人持与您大体相同的看法，如有学者说，钱锺书的学问是“一地散钱——都有价值，但面值都不大”。

李：钱锺书先生是大学问家，甚至可以说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。但也无须来者了。对他，我一直很敬重。他的那些所谓“散钱”，许多还是价值很大，不可低估，有许多潜藏的思想大可发掘，可惜他引书无数，强异为同，寻章觅句，多为附会，反而淹没主题，徒增炫学之感。他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处，却未能深“锥”下去。

马：钱锺书先生被誉为“文化昆仑”，还出现了以他为研究对象的“钱学”。

李：特别是后来，人们把钱锺书抬到九天

之上，句句真理，学术神明，这我就颇不以为然了。我只是对那种狂捧看不惯，钱本人也并不喜欢。严复说过，中学以博雅为主，西学以创新为高。大家对钱锺书的喜欢，出发点可能是博雅，而不是他提出了多少重大的创见。当然他还是有好些看法的，但似乎并不非常突出。他读了那么多的书，却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，永照千古，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，岂不可叹又可惜。所以我说他“买椟还珠”。我问过一个捧他如神明的人，钱锺书在文学史上，或者在中国历史学上，或者在中国哲学上，或哲学一般上，到底作了什么贡献？提出来一些什么重要观点？发现或解决了一些什么重要问题？像陈寅恪的中国中古史研究、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等那样的，结果没有人回答我。《谈艺录》钱锺书曾签赠我一册，我早就读过和一直保存的是解放前的版本。《谈艺录》其实比《管锥编》好，我的看法。

马：刚才您对钱锺书的那个“买椟还珠”评价，想必会遭到“钱迷”们的一致讨伐。（笑）我看过一篇文章，其中讲钱锺书在给别人的信中说，李泽厚是当代很好的学者。您与钱锺书先生有接触吗？李：见过。一次是在任继愈家里，他出门，我进门；还有一次是在大会上。就见过那两次。钱锺书给我写过信，我没有回信。不是我高傲到什么程度，那就可笑了。问题是我惶恐得很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